

## 李燕云访谈录：不负年华，赖有高楼百尺

“青春易逝，韶华易老，幸有作品三五，足慰平生。”

——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 
李燕云

### 成长与求学经历

北京出生，感受京城文化之魅力；重庆长大，汲取巴蜀山川之灵气；求学清华、天大，为严师苦苦琢磨，李燕云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。

问：能讲讲小时候的生活吗？

李：可以，我少时经历比较丰富，值得说一说。我在北京出生，十岁前在北京生活学习，住在北郊四机部一个研究所。这个所研究的东西在当时是保密的，因此实行封闭式军事化管理，算是一种“大院儿”吧。“大院儿”有“大院儿”的文化，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我感受到的都是比较积极正面的：所里的叔叔阿姨们大多是名校毕业，多才多艺，那几年正当“文革”中期，大家忙着运动，工作并不太多，这些才华无处可用的长辈，便经常充当老师的角色，教授孩子们各种知识、技能。我的拼写、绘画和运动技能，大概就是那时启蒙的。之后因家庭原因，全家搬回重庆老家，长江边的一个小山城，生活环境变化很大，街道破旧不堪，没有自来水，更没有抽水马桶。我的同学们，小小年纪便帮着家里挑水、烧火、做饭、下河洗衣，我也不能例外。艰苦的环境，磨练人的意志，更让人体验到不一样的世界。那时我家住在山坡上，对面是



李燕云校友

绵延不断的高山，往下是一带江流，视野绝佳，春天坡上开满鲜花，十分美丽。那里不像北京，孩子们没有公园可去，四周的山坡、树木、溪流就是最好的游乐场，爬山、上树、养鸡、捞鱼，各种淘气的勾当，我都学会了。在这里度过七年快乐时光，与自然和谐共处，放飞自我，如今想来，绝对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。

问：您是因为什么选择了建筑专业？能谈谈您的学习经历吗？

李：我是1981年参加高考，报志愿前，没什么具体目标，工程类都在考虑范围，最终选择建筑专业，是因为听从父母的建议。那时对建筑设计没什么概念，父亲曾与建筑师共同工作过，见我喜欢胡乱画几笔，便鼓励我学建筑，我没多想便同意了。80年代初，我所在的小县城，信息还很闭塞，很多人不了解建筑专业是怎么回事，听说县里的状元要去清华学建筑，以为是学盖房子，出来做泥瓦匠呢，纷纷摇头叹息，亲戚朋友也替我不值，一时解

释不清，闹了不少笑话。

好在我自己倒是信心满满，知道学建筑需要一点儿绘画基础，自揣那几笔无师自通的涂鸦功夫，大概应付得了。谁知到了学校就傻眼了，感觉换了个天地，数理化知识基本用不上了，绘画、制图的课程一大堆。天天跑专教，丁字尺、三角板、鸭嘴笔、裁纸、裱板，样样都令人崩溃。记得第一个寒假，作业居然是临摹二十几幅钢笔画，真是欲哭无泪，求助无门。看看周围同学，有学了五六年水彩素描的；有家学渊源，自小耳濡目染、见多识广的。再看看自己，理工脑瓜、“艺术小白”，何时能开窍？当时对自己的能力一度产生了怀疑，甚至后悔当初的选择。大学第一年，真可说遭受了人生第一场严峻考验。

说到这儿，要特别感谢建筑系的老师们，对我这样的“零基础”学生，不厌其烦地悉心教导，让我认识到建筑的独特魅力，明白设计的意义所在，学习也有了方向。那时候，陈志华老先生教我们西方艺术史、古代建筑史，王乃壮、梁鸿文先生教我们素描、水彩。他们均是业界翘楚，却默默做着基础教育工作，可钦可敬！

到了大一下半年，我开始疯狂地爱上建筑专业，成天和同学一道看画展、听讲座，借艺术类书籍恶补，背着画板各处写生，看见路边的建筑也要不知高低地评论一番，就是想尽快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。努力总算没有白费，我的专业课成绩越来越好，课程设计也多次评为“优留”，挂在主楼里展览。

清华毕业后，经学校推荐，进入天津大学读研究生，师从彭一刚先生。彭先生桃李满天下，在业界名声更是如雷贯耳，

其精研之深，学问之博，令我们这些弟子叹为观止。研究生这三年，是我收获最大、最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。彼时彭先生有个研究室，学术气氛浓厚，弟子们在此交流、探讨，做些有意思的项目，不亦乐乎。我的几位师哥师姐，各方面都十分优秀，如今更成了业界领军人物。在这样的氛围里，别无选择，惟有潜心向学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彭先生的人格魅力，对建筑的挚爱，对艺术的独到见解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、勇于表达，这些都对我的艺术观、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。毕业时，先生曾建议我留校。在研究室工作是极好的机会，但建筑师这个职业实在太诱人了：想到将来某一天，自己的作品能留存下来，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，我就向往不已。鱼和熊掌不能得兼，我终于还是决心离开校园。感谢我的导师，非常宽容大度，没将我忿而除名（笑），反过来替我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，圆了我的建筑师之梦。彭先生对弟子要求极为严厉，大家都有些怕他，以致这些年，我一直没机会当面对先生表达感激之情，但心里，一直是铭刻不忘，感佩终身！

### 建筑师的三十年

从学校毕业后，她追寻梦想，毅然走向设计一线，一干就是31年。在这三十余年间，主持设计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项目，最北到黑龙江，最南至广东，最远跨越印度洋，到达北非、东非。随着一座座项目的落成，在广褒天地间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印记。

问：可以为我们分享下，工作过程中让您记忆犹新的事情吗？

李：我1989年经导师推荐，进入中

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，到今年正好31年。当时设计院还隶属建设部，简称“部院”，人数不多，只有三百人左右，和今天的规模没法比。还在学校时，我就对“部院”有所了解，历史悠久，精英荟萃，北京火车站、北京图书馆、北京美术馆、建设部大楼、深圳体育馆，这些著名建筑，都是部院设计的，觉得是神一般的存在，没想到日后有幸成为其中一员。

这三十余年，我一共主持设计完成了三十多个建筑项目，建成的也有二十多个，方案更是不计其数，涵盖观演、体育、会议中心、酒店、居住等多种类型，还主持过两个援外项目设计。我的专业方向是体育和观演建筑，大多是政府项目，如深圳游泳跳水馆（2002年）、福建大剧院（2007年）、鄂尔多斯东胜体育场（2012年）、援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（2012年）、万州体育中心（2013年）、德州大剧院（2014年）、大兴体育中心（2018年），等等。目前设计完成正在实施的，有延安全民健身体育中心、万州三峡艺术中心、中央芭蕾舞团新业务楼等多个项目。

感谢中国院对我的培养，也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。要说记忆犹新的设计经历，深圳游泳跳水馆的现场设计算是一个。这个项目时间紧、难度高，又是中外合作设计，我也是第一次担任重要项目的设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当时的工作状态，真的是抛家别舍，全身心地投入，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，但是并不觉得苦，因为每天都有新的收获、新的进展，解决了一团麻的技术问题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业主十分满意，外方设计师高度认可，设计也获得了

全国勘察设计银奖。通过这个项目，感觉自己真正成长起来，对建筑设计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有一段工作经历，必须要提及。大概在2008年左右，我接到一个设计任务，为家乡万州设计一个全新的体育中心，包括25000个座位的中型体育场、标准游泳跳水馆，基地选在长江边，周边山环水抱，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这太让人兴奋了！当年出外求学，有很多次，站在即将靠岸的轮船上，审视江边那些破旧、无序、东倒西歪的建筑，心情总有些压抑难过，又无力改变什么。如今家乡经济发展，终于有实力打造新的城市面貌，我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真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。方案创作时，特别有激情，灵感源源而来，结合地域环境，设计了一组融入自然，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建筑：体育场罩棚采用优美的钢结构落地拱，呼应周边山形地貌；非对称的看台设计，使观众在观看比赛的同时，能欣赏到美丽的“江天一色”，这是我少时的记忆，希望在设计中有所体现。当地政府对我们的方案十分认可，将项目委托给我们，很快便进入实施，期间的辛苦不必细说。体育中心建成后，举办了各种运动会，并成为江边一景，深受市民喜爱。作为总设计师，我感到十分自豪，能在家乡，在无数名人骚客讴歌的长江三峡的起点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可谓人生一大幸事，可遇不可求。

问：您是否为自己设定过阶段性规划，您期待达到的高度是什么？

李：没有任何阶段性规划，对未来的高度，也不去设想，只是珍惜当下每一次机会，努力成为一个优秀建筑师，无愧于心，无愧于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问：目前在设计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困难？

李：目前做设计，感觉周期太短，各专业磨合不够，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便出图了。在实施阶段，受各方制约干扰，留下的遗憾也比较多。真希望将来做项目，有更多时间来完善设计，并赋予建筑师更多的自主权，在建筑、室内、景观、家具布置、材料选择等方面，整体把控，打造出真正的建筑精品。目前我国正在推进的建筑师负责制，赋予建筑师更多的权力和责任，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。

问：您平时靠什么释放压力，哪个爱好让您受益良多？

李：运动健身、旅游、阅读、上网浏览新闻、与网友互动，都能让我缓解压力。我这人承压能力还可以，为工作上的事，焦虑是有的，但从未失眠过。当年看《乱世佳人》，郝思嘉身处逆境时的那句名言，“明天又是新的一天”，对我影响很大。我很欣赏这样的生活态度，世上的事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，努力前行即可。

说到哪个爱好最受益，我想，应该是阅读和运动吧。我从小学二年级即开始阅读，最初是儿童文学，之后是各种“文革”禁书、《红楼梦》、中外文学名著，近年又喜欢看历史类书籍、明清笔记小说，甚至是元曲；也尝试自己写小说，不是为了发表，纯粹出于对文字的迷恋。阅读始终是我的最爱，阅读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，好像有个假设，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生存几年，你会带什么东西去，大概是这个意思，我的选择是书，只要有喜欢的书可读，再苦的环境也能坚持，因为精

神是充实的。

运动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。我生活过的县城，虽然贫困，但教育并不落后，中小学文体活动丰富多彩，县中学运动队的训练条件，甚至比北京都不差。小学三年级，我被选入乒乓球队，一待就是四年，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都有很大提高。这段经历，让我受益终身，不论是上学期间，还是工作后，我都是运动爱好者，目前也一直坚持打羽毛球、乒乓球。感觉运动后，精力更加充沛，足可应对繁重的学习和工作压力。

### 关于“女”建筑师

建筑领域从来不乏优秀的女性，但是固有的性别偏见使女建筑师承担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，而李燕云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坚守在设计一线，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众多女性建筑师：你也可以。

问：您理想中的本领域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？

李：上大学时，系里就有不少女老师，我对建筑领域的女性有了初步的认识。那时最大的感受，就是觉得她们很有气质，很有见识，衣着得体，审美独特，和一般工科类女性不一样，不知不觉会受到她们影响，默默检讨自己的差距（笑）。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女老师，一位是清华的王炜钰先生，曾教过我课程设计；一位是天津大学的聂兰生先生，曾和她同处一个研究室。这两位先生，学问极高，涵养极深，气质如兰似菊，与人相处，永远是温和淡定，知性优雅，堪称女性知识分子的典范。

那时做课程设计，也会请设计院的人来校做辅导，于是接触到几位女建筑师。

感觉她们和学院派又有很大不同，行动风风火火，自带气场，说话干脆利落，自信满满，一言不合就会拿某个项目来举例，实战经验叫人不得不服。毕竟这些女建筑师们，各种工地跑下来，早已练就钢筋铁骨，容不得和风细雨了。想不到，自己日后也成了这种风格。

如果说最钦佩的前辈的话，应该是林徽因了，集美貌、才华于一身，在古建筑研究、建筑设计、诗歌等领域，都有所建树，她所达到的高度，是我们这些后生晚辈难以企及的。只可惜去世太早，不然的话，会有更多建筑作品存世。

**问：**您曾因为性别遭遇过职业上的困难吗？

**李：**身为建筑师，到了一定阶段，都会有职业发展的瓶颈期，这个无关性别。职业的困境，或许是自身创作能力的衰减，或许是长期的高强度工作，不合理的设计周期，跋扈的业主，催生了某种心理

上的懈怠，甚至排斥。有些人因此离开设计岗位，转行做其他工作。能在设计院坚持工作的，都是有情怀、有梦想的人。我可以自豪地说：从毕业到今天，没有一天离开设计一线、离开创作。建筑师这个职业，我算是坚守不渝了。

**问：**对于即将进入这个领域的女生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**李：**作为一名即将进入建筑界的女性，首先尽量弱化性别意识，在身体上、精神上都要作好充分准备，确保自己能承受高强度的工作压力，在各种质疑和否定中，永远保持创作热情，积极的心态。这是最重要的，不然很快就会被打击得找不到方向，失去自我（笑）。从事这个行业，艺术、技术知识都需大量储备，知识越多越强大；千万不能急于求成，罗马不可能一日建成，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，一定会有一个艰辛漫长的过程。

（《建筑设计管理》编辑部，2020年2月）

## 读者·编者

武汉 郑文会学长（1959届土木）来信

编辑老师您好，谢谢您在忙碌中给我的回复。我刚才发了一篇小文章到编辑部邮箱，这是我在这次武汉封城中宅在家里写的。您介绍《通讯》改为季刊，这真是好消息！但这也意味着你们会更忙，担子更重了。改为季刊后，办刊方针会否有所改变吗？原来赞助的费用是否不足？请告知。

我很喜欢这本刊物，因为它接近读者，接近校友，读起来有亲切感，真实，

常常引起共鸣。对一个刊物讲这是最重要的。希望你们的也是所有校友共同的刊物办得愈来愈好！

2020年3月20日

上海 杨超学长（1959届机械）来信

我12月25日上午收到了复80辑《清华校友通讯》，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收到的，所以非常感谢你们。这本刊物的封面太好看了，里面的内容我看了一整天，有9篇文章我非常喜欢，还想再看几遍。这本刊物我从第1辑开始一直保留到现在，无论哪个方面我都很满意。

2019年12月26日